

宋元通鑒

一百廿六之四十一

元
成宗 武宗 仁宗



世七

特別
U8
3719
37



特
3719
37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六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元紀八 起癸卯至乙巳凡三年

成宗三

大德七年春正月乙卯詔凡為匿名書辭語重者誅之輕者流配首告人賞鈔有差皆籍沒其妻子充賞命遣發朱清張瑄妻子來京師仍封籍其家貲拘收其軍器海舶等物 丁巳令樞密院選軍士習農業者十人教軍前屯田 二月壬戌詔中書省汰諸

教軍屯

通鑑卷一百三十六 元紀 成宗三

通鑑卷一百三十六 元紀
有司冗員中書省自左右丞相而下平章政事二員左右丞各一員叅知政事二員定爲八府仍令諭樞密院除出征將帥外掌署院事者定其員數以聞
辛未以阿老瓦丁未八剌沙並爲中書平章政事尚
文爲左丞董士珍爲叅知政事 壬申詔樞密院宗
正府等自今每事與中書共議然後奏聞諸司不得
擅奏遷調官員雖經特旨用之而於例未允者亦聽
覆奏 庚辰御史杜肯構等言右丞相完澤受朱清
張瑄賄賂事不報 帝語中書省臣曰比有以歲課
增羨希求爵賞者此非培植於民何從而出自今除

脫脫

元額外勿以增羨作正數 三月庚寅遣使宣撫循
行天下分爲七道江浙行省平章脫脫遣發朱清張
瑄家屬其家以金珠重賂之脫脫以聞帝諭之曰朕
以江南任卿果能爾真男子事也其益恪勤乃事賜
以黃金五十兩 都城火命中書省與樞密院議增
巡防兵 乙未中書平章伯顏梁德珪段真右丞八
都馬辛左丞月古不花叅政迷兒火者張斯立等受
朱清張瑄賄賂治罪有差詔皆籍其家 甲辰詔定
贓罪爲十二章京朝官月俸外增給祿米外任官無
公田者亦量給之 乙巳以征八百媳婦喪師誅劉

哈刺哈孫

深咎合刺帶鄭祐罷雲南征緬分省時有司會赦議
 釋劉深罪哈刺哈孫曰微名首釁喪師辱國非常罪
 比不誅無以謝天下遂誅之 戊申小蘭禧岳鉉等
 進大一統志賜賚有差 庚戌樞密院臣及監察御
 史言中丞董士選貸朱清張瑄鈔非義帝曰臺臣稱
 貸不必問也若言者不已後當杖之 甲寅帝如上
 都 夏四月庚午中書左丞相答刺罕言僧人修佛
 事畢必釋重囚有殺人及妻妾殺夫者皆指名釋之
 生者苟免死者負冤於福何有帝嘉納之 辛未流
 朱清張瑄子孫于遠方 庚辰蛇節降初劉國傑討

宋隆濟及蛇節師出播州境與賊遇戰失利乃令軍
 士人持一盾而釘其上俟陣合即棄盾佯走賊果逐
 之馬遇盾皆仆國傑鼓譟趣之賊大敗既而餘寇復
 合要戰國傑不應數日命楊賽因不花分兵先進大
 軍繼之賊兵潰乘勝逐北千里殺獲無算遂破之於
 墨特川蛇節降隆濟遁去丁亥誅蛇節 復以鐵哥
 為平章政事初鐵哥乞解機務詔仍以平章議中書
 省事時諸王朝見未有知典故者帝曰惟鐵哥諳之
 凡賜予諸王禮節悉命掌行至是遂復以前官授之
 蘭谿處士金履祥卒履祥字吉父其先本劉氏後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系
避錢武肅王嫌名更爲金氏履祥幼敏睿及長從學
同郡王栢及何基之門基則學于黃榦而榦則親得
朱熹之傳者宋將亡遂絕意進取屏居金華山中訓
迪後學諄切無倦及何基王栢之喪履祥率其同門
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師弟之繫于彝倫也履祥
嘗謂司馬文正公作資治通鑑劉恕爲外紀以記前
事不本于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于聖人不足以
傳信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曆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
益折衷一以尚書爲主下及詩禮春秋旁採舊史諸
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以下接于通鑑之前勒爲一

書二十卷名曰通鑑前編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
王之盛其媿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
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
當時以爲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栢之高明剛正
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已者也居
仁山之下學者因稱仁山先生 五月己丑開上都
大都酒禁其所隸兩都州縣及山後河東山西河南
嘗告饑者仍悉禁之 壬辰以大德五年戰功賞北
師銀二十萬兩鈔二十萬錠幣帛各五萬九千匹
辛亥奉使宣撫耶律希逸劉賡言平陽僧察力威犯

法非一有司憚其豪強不敢詰問聞臣等至潛逃京師中書省臣言宜捕送其所令省臺宣政院遣官雜治從之 是月般陽路隕霜 閏月戊午朔日食 壬戌詔禁犯曲阜林廟者 己巳先澤卒澤土別燕氏至元二十八年為右丞相革桑哥弊政請自中統初積年逋負錢穀悉蠲免之民賴其惠號為賢相特朱清張瑄之賂帝釋不問人猶疑之 辛巳詔僧人與民均當差役 癸未命江浙行省右丞董士選發所籍朱清張瑄貨財赴京師其海外未還商舶至則依例籍沒 六月己丑御史臺臣言瓜沙二州自昔

緡逋是政
府第一事

為邊鎮重地今大軍屯駐其州使官民反居邊外非宜乞以蒙古軍萬人分鎮二州險隘兼立屯田以供軍實為便從之 秋七月壬戌禁僧人以修建寺宇為名賣諸王令旨乘傳擾民 丙寅答剌罕哈刺哈孫為中書右丞相知樞密院事阿忽合為左丞相 丁丑罷江南白雲宗攝所其田令依例輸租 篤哇既敗聚其屬及海都之子謀遣使請命使至用赤察兒會諸王將帥議曰篤哇乞降事當待命於上然往返再閱月恐失事機乃使馬兀合刺往報之既遣始以聞帝嘉之詔慎飭軍士安置驛傳以俟自是諸王

通鑑卷一百三十五 五
叛者相率來歸。兩浙大饑，平江等十五路霖雨害稼，詔發粟賑民。一月仍減直糶米三十萬石，協濟之。時台州諸路旱饑尤甚，行省檄浙東元帥脫歡察兒賑之，脫歡察兒殘虐不恤，治中陳孚訴于巡撫使亟發廩民之殍者已十六七。八月辛卯夜地震，平陽太原尤甚，村堡移徙，地裂成渠，壞廬舍萬八百區，人民壓死不可勝計。詔問致災之由，齊履謙言：地爲陰而主靜，妻道臣道子道也。三者失其道，則地爲之不安。弭之之道，大臣當反躬責己，去專制之威，以答天變，不可徒爲祈禳也。時帝寢疾，宰臣及中宮專政，故

齊履謙

履謙言及之，而集賢大學士陳天祥亦上書極陳陰陽不和，天地不位爲時政之弊，言尤切直。執政者惡之，抑不以聞。天祥自被召起，且一歲，每以不得一見帝，言鬱鬱不自釋，尋復謝病歸。九月戊午，帝還大都。丙寅，遣翰林直學士王約使高麗。時高麗王昨旣復位，又罷征東行省監制，昨乃復厚斂，淫刑國人，羣愬于朝，因得其國相吳祈專權離間王父子狀，詔遣約諭之曰：天地間至親者父子，至重者君臣。彼小人知自利，寧肯爲汝家國地邪？昨泣謝罪，且請于諫還國。奸人黨與悉從約治，遂徵祈赴闕，鞫之。流安西

王約

壬午復以木八刺沙為平章政事 冬十月戊子以江浙年穀不登減海運糧四十萬石 癸巳御史臺臣及諸道奉使言行省官久任多與所隸編民聯姻殊為害政詔互遷之 庚戌翰林國史院進太祖太宗定宗睿宗憲宗五朝實錄 辛亥增蒙古國子生百員 十一月甲寅朔併海道運糧萬戶府為海道都漕運萬戶府 辛酉木冰 十二月七道奉使宣撫所罷賊汚官吏萬八千七十三人賊四萬五千八百六十五錠審冤獄五千一百七十六事 庚戌彗出紫微垣僉樞密院千奴言蒙古軍在山東河南

千奴

戊軍

者。戊甘肅。動涉萬里。每行必鬻田產。其或賣妻子。戌者未歸。代者當發。困苦日甚。今邊陲無事。而虛殫兵力。誠為非計。乞以近甘肅之兵戌之。而山東河南前戌者。令有司為贖其田產妻子。從之。詔內外官七十者並聽致仕。獨郭守敬以先朝舊德。朝政多諮之。累請謝事不許。自是凡翰林太史官不許致仕。著為令。

不通

宋阿重

八年春正月己未以災異故詔天下恤民隱省刑罰 庚申雲南順元同知宣撫宋阿重生獲其叔隆濟來獻特陞其官賜衣一襲 是月平陽地震不止已

愛薛

脩民屋復壞皇后召平章政事愛薛問曰災異如此
殆下民所致邪愛薛曰天地示警民何與焉。二月
丙戌增置國子生二百員選宿衛大臣子孫充之
丙午帝如上都賜禿亦及塔刺以所籍朱清張瑄田
人六十頃。三月乙丑去歲彗星至是始滅凡七十
四日是月灤城濟陽等縣隕霜殺桑。夏四月丙戌
置千戶所戍定海以防歲至倭船。甲午詔諸王駙
馬進捕鷹鷄皆有定戶自今非鷹師而乘傳冒進者
罪之。丁未以國子生分教于上都。五月癸未朔
日食。辛酉以所籍朱清張瑄江南財產隸中政院

防倭

水利

壬申中書省臣言吳松江松江實海口故道潮水久
淤凡湮塞良田百有餘里况海運亦由是而出宜於
租戶役萬五千人濬治歲免租人十五石仍設行都
水監以董其程從之。是月大風雨雹衛輝陽武諸
處河溢。六月癸未開和林酒禁。是月旱蝗疾疫
秋七月辛酉罷江淮等處財賦總管府。八月大
原諸處雨雹隕霜殺禾杭州火。九月癸丑帝還大
都。庚申伯顏梁德珪並復為中書平章政事八都
馬辛復為中書右丞迭兒火者復為中書叅政以江
浙行省平章御史杜肯構等言伯顏等樹黨受賕謫

杜肯構

何通

增海運

成遠方。道路相慶。方經數月。遽聞召復相位。又與原鞫之人。列坐朝堂。天下之人。目伯顏梁德珪八都馬辛為三凶。三凶不誅。無以謝天下。又况迷見火者阿里等與之同惡相濟。濁亂朝綱。是以比年災異屢見。雖朝廷存恤之詔累頒。而禍亂之源未塞。上失其政。民受其殃。乞將羣凶。或斥或誅。明正其罪。御史中丞何通亦以為言。前後章數十上。皆不報。冬十月庚寅。封皇姪海山為懷寧王。十一月增海漕米為百七十萬石。十二月庚子復立益都淘金總管府。召程鉅夫為翰林學士商議中書省事。

元記災甚

九年春正月壬申。弛大都酒禁。二月癸未。中書省臣言。近侍自內傳旨。凡除授賞罰。皆無文記。懼有差違。乞自今傳旨者。悉以文記付中書從之。乙未。建天壽萬寧寺。中塑秘密佛形象。醜怪。皇后幸寺見之。惡焉。以帕障其面。而過尋勅毀之。辛未。令御史臺翰林集賢院六部各舉廉能識治體者三人。行省行臺宣慰司廉訪司各舉五人。三月丁未。朔。帝如上都。是月般陽益都河間諸路隕霜。凡殺桑二百四十一萬七十餘本。夏四月乙酉。大同地震。有聲如雷。壞官民廬舍五千餘間。壓死二千餘人。懷仁縣地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元紀
裂二所湧水盡黑漂出松栢朽木 壬辰始定郊祀
禮元初代有拜天之禮然皆徇用國俗郊祀之事自
平金宋後猶未舉行至是哈刺哈孫等言祈天保民
之事有天子親祀者三曰天曰祖宗曰社稷而祭天
尤國之大事也陛下雖未及親祀宜如宗廟社稷歲
時遣官攝行之制下翰林集賢太常及中書議之以
爲周禮冬至圓丘禮天夏至方澤禮地西漢元始間
始合祭天地歷東漢至宋千有餘年分祭合祭訖無
定議然時既不同禮樂亦異王莽之制何可法也今
當循三代之典祀天南郊而方澤之禮續議以聞又

按周作壇壝三成近代增四成以廣天文從祀之位
今宜去其一成以合陽奇之數每成高八尺一寸以
合乾之九九壇設丙巳之地以就陽位又古者器用
陶匏席用藁鞮以祀天漢唐而後禮樂玉帛日益繁
縟宋金多循唐禮今欲修嚴非草創所能備舉宜取
唐制損益而行之既而太常復議尊祖配天之儀省
臣曰自古漢人有天下率尊祖以配天宗廟已有時
享郊止祭天爲宜中丞何瑋曰嚴父配天不易之制
也不從 五月戊申詔求山林間有德行文學識治
道者遣使徵原任陝西儒學提舉蕭軒赴闕且曰或

蕭軒

不樂於仕可試一來與朕語而遣歸命有司給以安車
戊午改各道肅政廉訪司爲詳刑觀察使 六
月丙子朔以立皇太子告昊天上帝及太廟庚辰立
子德壽爲皇太子 秋七月辛亥築郊壇于麗正文
明門之南丙位設郊祀署令丞太祝奉禮等官 壬
戌以金千兩銀七萬五千兩鈔十三萬錠賜兄答剌
麻八剌妃弘吉剌氏妃所生二子曰懷寧王海山曰
愛育黎拔力八達 丁卯以段真八都馬辛並爲中
書平章政事 八月丁丑給曲阜林廟灑掃戶以尚
珍署田五十頃供歲祀 丙戌商胡塔乞以珍寶來

獻議以鈔六十萬錠酌其直省臣有謂左丞尚文者
曰此所謂押忽大珠也六十萬酌之不爲過矣文問
何所用之答曰含之可不渴熨面可使日有光文曰
一人含之千萬人不渴則成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
則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寶者米粟是也有之則百姓
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 九月
庚申帝還大都 冬十月乙未帝諭中書省樞密院
御史臺臣曰省中政事聽右丞相答剌罕總裁自今
用人非與議者悉罷之 辛丑復以詳刑觀察司爲
廉訪司常州僧錄林起祐以官田二百八十頃冒爲

通鑑卷一百三十六
元紀
已業施河西寺敕募民耕種輸其租于官 是月帝
不豫中宮秉政詔遠愛育黎力人達與其母弘吉刺
氏出居懷州 十一月庚子祀昊天上帝于南郊牲
用馬一蒼犢一羊豕鹿各九其文舞曰崇德之舞武
舞曰定功之舞 十二月庚寅太子德壽卒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六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七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元紀九 起丙午至丁未凡二年

成宗四

濟吳松江

大德十年春正月丙午濟吳松江等處漕河 戊午
罷江南白雲宗都僧錄司汰其民歸州縣僧歸各寺
田悉令輸租初南臺御史言江南寺觀田畝歷年詔
免租賦上虧公額下侵民利其所隸民戶或罹饑窘
爲其徒者坐視不卹乞於秋成之時驗其頃畝減半

通鑑卷一百三十六
元紀 成宗四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元紀
徵之以備凶歲惟賑其民庶幾利害稍均不加費於官府也從之 壬戌發河南民十萬築河防 閏月甲午以徹里阿散並爲平章政事晉寧地震不止二月辛亥中書省臣言近侍傳旨以文記至省者凡一百五十餘人令臣擢用其中犯法妄進者實多宜加遴選制可之 戊辰帝如上都 三月戊寅歲星犯亢 夏四月癸亥置崑山嘉定等處水軍上萬戶府 甲子倭商有慶等抵慶元貿易以金鎧甲爲獻命江浙行省平章阿老瓦丁等備之 五月乙酉遣高麗王諫還國時高麗王昉旣卒遂遣諫還仍置行

省鎮撫之諫尋更名章

秋七月大同之渾源隕霜

殺禾

八月壬寅開城路地震先是晉寧冀寧及諸

郡地數震至是開城又大震壞王宮及官民廬舍壓死五千餘人 丁巳京師文宣王廟成行釋奠禮牲

用大牢樂用登歌製法服二襲 九月己巳熒惑犯

太微垣右執法尋犯左執法 冬十月吳江大水民

饑發米萬石賑之 十一月己巳帝還大都 十二

月帝以疾不愈禁天下屠宰四十二日 愛育黎拔

力八達至懷州所過郡縣供帳華侈悉令撤去嚴飭

扈從母擾于民民皆感悅

愛育黎拔力八達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元紀 成宗四

七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十一年春正月丙辰朔帝大漸免朝賀癸酉崩于玉
德殿在位十有三年年四十三乙亥葬起輦谷從諸
帝陵

史臣曰帝承天下混一之後善於守成惟末年連
歲寢疾國家政事內則決於宮闈外則委大臣其
所以不至廢墜者則以去世祖未遠成憲具在故
也

卜魯罕皇后以已嘗謀出愛育黎拔力八達及其母
居懷州至是恐其兄懷寧王海山立必報前怨乃命
召安西王入京師欲立之左丞相阿忽台平章賽典

田忠良

張昇

何瑋

赤八都馬辛伯顏及諸王明里帖木兒陰左右之謀
斷海山歸路奉皇后垂簾聽政立安西王輔之於是
阿忽台以祔廟及攝位事集廷臣議之太常卿田忠
良博士張昇曰制祔廟必書嗣皇帝名今將何書御
史中丞何瑋亦執不可阿忽台變色曰制自天降邪
公等不畏死敢沮大事瑋曰死畏不義爾苟死於義
何畏議遂寢時右丞相哈剌哈孫收百司符印封府
庫稱疾守宿掖門內旨日數至皆不聽衆欲害之未
敢發懷寧王適遣康里脫脫計事京師哈剌哈孫令
急還報復遣使南迎愛育黎拔力八達于懷州使至

懷州愛育黎拔力八達疑未行其傳李孟曰支子不
嗣世祖之典訓也。今宮車晏駕。大太子遠在萬里殿
下當急還宮廷以安人心。愛育黎拔力八達乃奉其
母行先遣孟趨哈刺哈孫覘之。適后使問疾哈刺哈
孫所孟入長揖引其手診之。衆謂孟醫也。竟不疑。既
而知安西之變。有日還報曰事急矣。不可不早圖之。
愛育黎拔力八達曰當以卜決之。孟召卜者謂曰大
事待汝而決。第云其吉及入筮果吉。孟曰筮不違人。
是爲大同。愛育黎拔力八達喜振袖而起。衆翼之登
騎。諸臣皆步從。庚寅至衛輝。經比干墓。顧左右曰紂

內荒于色。毒痛四海。比干諫紂。刳其心。遂失天下。令
祀比干墓。爲後世勸。至漳河。值大風雪。田叟有以孟
粥進者。近侍卻不受。愛育黎拔力八達曰漢光武嘗
爲寇兵所迫。食豆粥。大丈夫不備嘗艱隘。罔知稼穡。
以致驕惰。命取食之。賜叟綾一疋。慰遣之。二月辛
亥。愛育黎拔力八達至大都。與母弘刺氏入內。哭盡
哀。復出居舊邸。安西之黨見愛育黎拔力八達。既至
遂謀以三月三日僞賀其生辰。因以舉事。哈刺哈孫
許之夜遣人啓愛育黎拔力八達曰懷寧王遠不能
猝至。恐變生。不測當先事而發。愛育黎拔力八達復

遣都萬戶囊加歹請諸王禿剌定計。囊加歹力贊之。乃先二日三月丙寅率衛士入內稱懷寧王遣使召安西計事至。即并諸王明里帖木兒執之。鞠問辭服。械送上都收阿忽台八都馬辛賽典赤伯顏等誅之。諸王闊闊出牙忽都進曰。今罪人斯得。太子實世祖之孫。宜早正大位。愛育黎拔力八達曰。王何為出此言也。彼惡人潛結宮壺。亂我家法。故誅之。豈欲作威福以覬望神器邪。懷寧王吾兄也。宜正大位。已遣使奉璽北迎之矣。遂自監國與哈刺哈孫日夜居禁中。以備變。俾李孟參知政事。孟損益庶務。裁抑僥倖。羣

小多不樂。既而曰。執政大臣當自天子親用。今鑾輿在道。孟未見顏色。誠不敢冒大任。固辭弗許。遂逃去不知所之。夏五月乙丑。懷寧王海山至上都。初海

康里脫脫

山聞帝崩。自按台山至和林。諸王勳戚合辭勸進。王曰。吾母及弟在大都。俟宗親畢會議之。愛育黎拔力八達既平內難。其母弘吉刺妃感於日者言。欲海山讓位於愛育黎拔力八達。海山聞之。語康里脫脫曰。我捍邊陲十年。又徹次居長星命之言。茫昧難信。設我即位。後所行上合天心。下副民望。則雖一日之短。亦足垂名萬年。何可以陰陽家言而乖祖宗之託哉。

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元紀 成宗四

通鑑卷二百三十五 五
此殆用事之臣擅權專殺恐他日或治其罪故爲是
奸謀爾汝爲我往察事機疾歸報我乃親率大軍由
西道諸王按灰由中道狀兀兒由東道各以勁卒一
萬從而遲迴不進脫脫馳至大都入道海山言妃愕
然曰修短之說雖出術家爲太子周思遠慮乃我深
愛今貪慾已除宗王大臣議已定太子不速來何爲
汝所致言殆有讒間汝歸爲我彌縫之而趣其來先
是妃以懷寧王海山不至復遣阿沙不花迎之備道
安西謀變始末及大弟監國與諸王羣臣推戴之意
至是脫脫繼往行至中道海山與中望見之趨使同

阿沙不花

載脫脫備述妃言懷寧王大感悟至是至上都即以
阿沙不花爲平章政事遣還報兩宮愛育黎拔力八
達即侍其母來會于上都廢皇后伯岳吾氏居東安
殺之誅安西王阿難答及諸王明里帖木兒 甲申
懷寧王即位詔曰昔我太祖皇帝以武功定天下世
祖皇帝以文德洽海內列聖相承丕衍無疆之祚朕
自先朝肅將天威撫軍朔方殆將十年親御甲冑力
戰却敵者屢矣方諸蕃內附邊事以寧遽聞宮車晏
駕廼有宗室諸王貴戚元勳相與定策於和林咸以
朕爲世祖曾孫之嫡裕宗正派之傳以功以賢宜膺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元紀
大寶朕謙讓未遑至於再三還至上都宗親大臣復請於朕間者姦臣乘隙謀爲不軌賴祖宗之靈母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稟命太后恭行天罰內難旣平神器不可久虛宗祧不可乏祀合辭勸進誠意益堅朕勉徇輿情於五月二十一日即皇帝位任大守重若涉淵水屬嗣服之云初其與民更始可大赦天下追尊考曰順宗皇帝尊母弘吉刺氏爲皇太后加哈刺哈孫朶兒朶海並太傅阿沙不花太尉以塔刺海爲左丞相狀兀兒乞台普濟明里不花並平章政事六月癸巳朔立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爲皇太子受金

寶遣使四方旁求經籍識以玉刻印章命近侍掌之時有進大學衍義者命詹事王約等節而譯之皇太子曰治天下此一書足矣因命與圖象孝經列女傳並刊行賜臣下以狀兀兒不蘭奚並爲平章政事秋七月癸亥朔封禿刺爲越王左遷右丞相哈刺哈孫爲和林左丞相以月赤察兒爲和林右丞相進爵淇陽王初皇太子入定內難阿忽台有勇力人莫能近禿刺實手縛之以功封越王哈刺哈孫力爭以爲舊制非親王不得加一字之封禿刺疏屬豈可以一日之功廢萬世之制帝不聽禿刺因譖于帝曰安

邊政

西謀于大統時丞相亦嘗署其牘由是罷為和林行
省左丞相仍太傅復錄軍國重事哈刺哈孫至鎮斬
為盜者一人分遣使者賑貸降民奏出鈔帛易牛羊
以給之近水者教取魚鱉為食命諸部置傳車相去
各三百里凡十傳轉米數萬石以餉饑民又度地置
倉廩積粟以待來者求古渠浚之溉田數千頃治稱
海屯田令部民雜耕其間歲得米二十餘萬北邊大
治 己巳置宮師府設太子太師少師太傅少傅太
保少保賓客左右諭德贊善庶子洗馬率更令丞司
經令丞中允文學通事舍人校書正字等官 丁丑

以塔刺海為右丞相塔思不花為左丞相塔朱海牙
教化法忽魯丁別不花並平章政事 辛巳制加孔
子號曰大成制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
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
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可加大成至聖文宣王
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
聖教之遵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
神化祚我皇元 以都指揮使馬謀沙及伶官沙的
等並為平章政事謀沙以角觚屢勝遙授平章政事
沙的等授平章仍領玉宸樂院使未幾樂工有犯法

通鑑卷二百三十一 元紀 成宗四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元紀
者刑部逮之沙的以玉宸與刑部秩皆三品官皆榮
祿大夫留不遣中書以聞帝曰凡諸司視其資級授
之散官不可超越其閑冗職名官高者宜遵舊制降
之 八月甲午中書省臣言內降旨與官者八百八
十餘人已除三百未除者猶五百餘請自今越奏者
乞勿與又外任官多帶相銜非制御史臺臣亦言御
史廉訪司官宜從本臺公選不當從諸臣所請降內
旨用之帝曰若此者卿等皆當執勿與未幾省臣復
言比有應入常調者或未入仕及已嘗廢黜者亦復
請自內降已嘗奉詔禁革之後所降內旨復有百餘

重中書止
內降

臣等竊謂中書政務他人輒得干請如此責效實難
自今銓選錢穀之事不由中書議者不得奏聞從之

辛亥中書右丞李羅帖木兒以國字譯孝經進詔
曰此孔子之微言王公庶民皆當由是而行命刻板
模印諸王以下咸賜之 戊午以塔海為平章政事

九月甲子帝至自上都 壬申上皇考及大行皇
帝尊謚皇考廟號順宗大行皇帝廟號成宗又尊太
母元妃弘吉刺氏為皇后祔成廟 庚子中書省臣
言初置中書省時裕宗為皇太子嘗至省署勅行中
書令事後桑哥選立尚書省不四載而罷今復建中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元紀 成宗四

書於舊省乞徙中書令位請皇太子入省一蒞之制
可 乙巳禁方士日者毋游諸王駙馬之門 丙辰
中書省奏常歲海漕糧百四十五萬石今江浙歲儉
不能如數請仍舊例湖廣江西各輸五十萬石並由
海道達京師從之 十一月乙亥皇太子言近蒙恩
以安西吉州平江爲分地租稅悉以賜臣臣恐宗親
昆弟引例自五戶絲外餘請輸之內帑其陝西運司
歲辦鹽十萬引向給安西王以此錢斟酌與臣惟陛
下裁之帝曰太子所思甚善歲以十萬錠給之不足
則再賜 戊寅皇太子受玉册領中書省樞密院

吳鼎

十二月壬辰朔中書省臣言舊制金虎符及金銀符
典瑞院掌之給則由中書事已則復歸典瑞院今出
入多不由中書下至商人結托近侍奏請以致泛濫
出而無歸臣等請覈之自後除官及奉使應給者非
由中書省勿給從之 山東饑遣禮部尚書吳鼎往
賑之時議發米四萬石以鈔折之鼎曰民得鈔將何
從易米請即以米行 庚申詔改大德十二年爲至
大元年 徵處士蕭欒爲太子右諭德欒字惟斗陝
西奉元人初出爲府史上官語不合即引退讀書南
山者三十年不求進博極羣書及門受業者甚衆鄉

人有暮行遇盜詭曰我蕭先生也盜驚愕釋去世祖時辟為陝西儒學提舉不赴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至是徵拜太子右論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為獻以朝廷時尚酒故也尋以病請解職或問之則曰禮東宮東面師傳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擢集賢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右論德疾作固辭而歸卒謚貞敏同時有韓擇字從善侯均字伯仁同恕字寬甫恕弟子第五居仁字士安皆奉元人以學行名振關中學者宗之

韓擇 侯均 同恕 第五居仁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七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八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元紀十 起戊申至巳酉凡二年

武宗一

至大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曲赦御史臺見繫犯賊官吏罪止徵賊罷職 甲子以阿沙不花為右丞相行御史大夫事初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乘間進曰陛下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而惟麴蘖是耽妃嬪是好是猶一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陛

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八 元紀 武宗一

胡長孺

下縱不自愛。獨不思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乎。帝大悅。曰：非卿孰為朕言。因命進酒。阿沙不花頓首謝曰：臣方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于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遂有是命。紹興台州慶元廣德建康鎮江六路民饑。四十萬戶死者甚眾。詔戶月給米六斗。以没人朱清張瑄財產賑之時。浙東宣慰同知脫歡察議行勸貸之令。歛富民錢百五十餘萬。以二十五萬屬寧海縣簿。胡長孺藏之。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既而果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脫歡察雖怒不敢

弭盜

問 戊子皇太子請以阿沙不花復入中書。脫脫復入御史臺。己酉中書省臣言阿失鐵木兒請詣河西地采玉役人千餘。需馬四十餘匹。臣等以為不急之務。勞民乞罷之。近百姓艱食。盜賊充斥。苟不嚴治。將至滋蔓。宜遣使巡行。遇有罪囚。即行決遣。與隨處官吏共議。弭盜方畧。明立賞罰。或匿盜不聞。或期會不至。或踰期不獲者。官吏連坐。江浙行省海賊出沒殺虜軍民。其已獲者。例合結案待報。會官審錄無寃。棄之於市。自首者。原罪給粟。能禽其黨者。加賞。帝曰：弭盜安民事。為至重。宜即議行之。西番僧在上都

妖

縱僧為盜

者強市民薪民訴于留守李璧璧方詢其由僧已率其黨持白挺突入公府隔索引璧髮捽諸地捶朴交下拽歸閉諸空室久乃得脫奔訴于朝僧竟遇赦免未幾其徒龔柯等與諸王合兒八刺妃爭道拉妃墮車毆之語侵上事聞亦釋不問時宣政院方奉旨言毆西僧者斷其手詈者截其舌皇太子聞之亟上言此法昔所未有遂寢其令 二月壬寅從皇太子請改詹事院使為詹事副詹事為少詹事院判為丞三月丁卯建興聖宮為皇太后所居 復立白雲宗攝所 戊寅帝如上都封中書右丞阿沙不花為康

妖 亂

暴

國公 以甘肅行省右丞脫脫木兒為平章政事 乙卯命翰林國史院纂修順宗成宗實錄 夏四月辛亥樞密院臣言諸王各用其印符乘驛使臣旁午驛戶困乏宜準舊制量其馬數降以璽書奏可 丙辰高麗王王章言陛下令臣還國復設官行征東行省事高麗歲數不登百姓乏食又數百人仰食其土則民不勝其困且非世祖舊制帝曰先請立者以卿言今請罷者亦以卿言其準世祖舊制速遣使往罷之 五月丁卯御史臺臣言成宗朝建國子監迄今未成皇太子請畢其功制可 六月丁酉隴西雲南

地大震 戊戌加宦者李邦寧大司徒兼左丞相邦寧在宋為小黃門初從瀛國公入見世祖留給事內庭至是帝欲以為江浙平章辭曰臣以闕腐餘命前朝赦而用之使承乏中官今陛下復欲置臣宰輔臣聞宰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柰何辱以寺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誠不敢奉詔帝大悅加大司徒遙授左丞相仍領太醫院事 巳酉減太常禮儀院官二十七員為八員 秋七月庚申流星起自勾陳南行圓若車輪微有銳經貫索滅 皇太子論詹事曲出曰汝舊事吾其與同僚協議務遵法度

凡世祖所未嘗行及典故所無者慎勿行 壬子皇子和世琜請立總管府括河南歸德汝寧瀕河荒地約六萬餘頃歲收其租中書省臣言瀕河之地出沒無常近有赤馬罕者妄稱省中委之括地以有主之田指為荒地所至騷動被害之民六百餘人相率來愬方議其罪遇赦獲免今乃妄以其地獻于皇子且河南連歲凶荒人方闕食若從所請為害非細帝曰安用多言其止勿行 築呼鷹臺於潮州初改鷹功為仁虞院秩正二品命右丞相脫脫等為院使領其事至是築呼鷹臺於潮澤中以答思不花為右丞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元紀
 相乞台普濟為左丞相。詔內外機務並從中書區處。諸王公主駙馬毋沮撓之。近侍官屬及內外諸司事非由中書議者毋隔越奏聞。八月己酉大同隕霜。殺禾揚州淮安蝗。九月丙辰以諸路水旱蝗江淮民採草根樹皮為食而河南山東有父食其子者。詔凡遣使賑貸之處差稅並蠲除之。諸部人馬之入都城者減十之五。中書省臣言夏秋之間鞏昌地震。歸德暴風雨濟寧泰安真定大水。民居蕩析江浙饑荒之餘疫癘大作死者相枕籍。父鬻其子夫離其妻哭聲振野所不忍聞。是皆臣等不才猥當大任以致

政事乖違陰陽失序害及百姓願退位以避賢路。帝曰災害事有由來非爾等所致也。但當慎所行爾。壬戌太尉脫脫奏泉州大商進異木沉檀可構宮室者勅江浙行省驛致之。乙亥帝還大都弛諸路酒禁。冬十月癸巳蒲縣陵縣地震。癸卯以西番僧教瓦班為翰林學士承旨。十一月己未中書省臣言世祖時自中書以下諸司官有定員。邇者諸司遞陞一級。一司多至二三十員。事不改舊而官日增。乞如大德十年員數冗濫悉汰之。又今中都築城大都建寺及為諸貴近營造私第。軍民困斃廩藏空虛而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元紀 武宗一

三十五

元中書
不由他出
中書省臣
言頗盡職

用度日廣。每賜一人。動至鉅萬。恐至不繼。宜暫節縮。况百司之事。每於中書有干預者。乞申禁之。帝曰。嘗令諸人毋干中書之政。他日或有乘朕忽忘。持內降文記至中書者。其執之以來。朕將加罪。中書省臣言西域賈人佩虎符馳驛馬名奉勅求珍異。乃或以一豹上獻。亦要回賜。虎符國之信器。驛馬使臣所需。界之商賈。誠非所宜。既又言江浙諸驛。半歲之間。使人過者千二百有餘。桑元寶令丁等進獅豹鴉鶻數日。食肉千餘斤。自今有來獻者。乞令自備資力。從之。已巳。以乞台普濟為右丞相。脫脫為左丞相。中

屯政以此
為式

書省臣言天下屯田一百二十餘處。由所用非人。多致廢弛。除四川井州應昌雲南為地遼遠。餘當選習農務者。往與行省宣慰司親履其地。覈其可與者。與可廢者。廢各具籍。以聞。詔從之。閏月甲寅。太傅哈刺哈孫卒。哈刺哈孫為人威重。不妄言笑。善騎射。工國書。重儒術。世祖錄勲臣。後命掌宿衛。號答刺罕。自是人稱為答刺罕。而不名。拜太宗。正用法。平允。至元二十三年。出為湖廣行省平章政事。時江湖間多盜。哈刺哈孫至。則發卒悉擒誅之。水陸之途。始皆無梗。成宗之世。由江浙左丞相入為中書左丞相。既拜命。

通鑑卷二百三十一
元史 武宗一

斥言利之徒一以節用愛民為務。大德七年進右丞相言治道必先守令。乃精選定官吏。賊罪十二章。成宗歲幸上都。必留守京師。成宗弗豫。制出中宮。羣邪黨附。而獨以身匡之。天下晏然。至是卒。謚忠獻。詔有司贖饑民所鬻子女。以赤困帖木兒為平章政事。月赤察兒言察八兒諸王之在邊境者。素無悛心。儻諸部合謀。必為國患。請撫安篤哇之子。欵微及處諸部來歸者於金山之陽。遣軍屯田山北。脫彼有謀。吾已擣其腹心矣。帝稱善。趣進軍攻之。察八兒等果欲奔欵。微不納。遂相率來降。漠北悉平。左遷

撫欵微

敬儼

鹽

敬儼為兩淮轉運使時儼為江南治書侍御史以議立尚書省不便忤宰臣意適兩淮鹽法久滯乃左遷儼為轉運使欲陷之儼至黜貪理敝課復增羨至二十五萬引河南省臣來會鹽筴欲以所增羨為歲入常額儼以民罷已甚以羨為額病民以為已不可遂止。召吳澄為國子監丞先是許衡為祭酒學者興起久之漸失其舊澄至諸生以次受業日昃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質反覆訓誘之

吳澄

澄衡從祀
萬萬不可

二年春正月庚寅越王禿剌居常快快有怨望意去

失刑

暴

年秋帝幸涼亭將御舟禿刺前止之言涉不遜帝由是銜之及寓萬歲山禿刺醉起解腰帶擲地瞋目謂帝曰爾與我者止此耳帝疑其有異志命省臣鞠之辭服遂誅之 乙未以受尊號告謝太廟為親享之始 丙申詔天下弛山澤之禁恤流移毋令見戶包納差稅 乙巳丞相塔思不花等言朝廷璽書不由中書徑令翰林頒給者自大德六年至今凡六千三百餘道皆干田土戶口錢穀銓選獄訟害民妨政之事請悉追奪後凡不由中書者乞勿與之制可 丙午定制大成至聖文宣王春秋二丁釋奠用太牢

二月甲戌弛中都酒禁 三月己丑以梁王在雲南

有風疾命諸王老的代鎮雲南 庚寅帝如上都御

史言京師之內工役繁興加之歲旱民饑狂愚易惑

今乘輿行幸乞命丞相一人留守京師著為令從之

辛卯罷杭州白雲宗攝所立湖廣頭陀禪錄司

甲辰中書省臣言國家歲賦有常頃以歲儉所入曾不及半而去歲所支鈔至千萬錠糧三百萬石陛下嘗命汰其求芻粟者而宣徽院李可孫竟不能行視去歲反多三十萬石請用知錢穀者二三員於宣徽院佐而理之又中書省斷事官大德十年四十三員

貧

濫

通鑑卷之五十九
今皇太子位增二員。諸王闕闕出刺馬其禿刺亦各增一員。非舊制。臣等以為皇太子位所增宜存。諸王者宜罷。並從之。乙巳中書省臣言中書為百司之首。宜先汰冗員。帝曰百司所汰。卿等定議。省臣去留。朕自思之。夏四月山東河間汴梁楊滌等處蝗。壬午詔中都創皇城角樓。中書省臣言今農事方殷。蝗蝻徧野。百姓艱食。乞罷其役。帝曰皇城若無角樓。何以壯觀。先罪其工餘者。緩之。五月丁酉以陰陽家言自今聖誕不宜興土工。勅權停新寺工役。六月癸亥選官督捕蝗。從皇太子言禁諸賜田者馳驛。

征租擾民 乙亥中書省臣言宣政院奏免僧道田

租臣等議田有租商有稅乃祖宗成法今宣政院奏

免非制詔依舊制徵之 秋七月癸未河決歸德已

亥河決汴梁之封丘 八月癸酉復置尚書省以乞

台普濟為右丞相脫虎脫為左丞相王寶奴樂賓為

平章政事保八為右丞忙哥鐵木兒為左丞王巖叅

知政事初帝從脫虎脫教化法忽魯丁言欲復置尚

書省分理財用御史臺臣言至元中阿合馬桑哥相

繼立尚書省綜理財用事敗併入中書今四方地震

水災歲仍不登百姓重困又復立之則必增置有司

復置尚書省以奪中書之權小人奸計行矣

通鑑卷之五十九 元紀 武宗一

實

濫設官吏。殆非益民之事。且綜理財用在人。為之若止。命中書未見。不可。帝曰。卿言良。是此二人者。願任其事。姑聽其行焉。至是。樂實又與保人言其事。帝命與塔思不花集議。保人言政事得失。皆前日中書省臣所為。令欲舉正。彼懼有累。孰願行者。臣請乞舊事。從中書新政。從尚書。其尚書省官請以乞台普濟脫虎脫為丞相。王寶奴樂實為平章。保人為右丞。王羅為叅知政事。帝並從之。塔思不花言此大事。遽爾更張。乞與老臣更議之。帝不從。王寶奴言尚書省既立。更新庶政。變易鈔法。用官六十四員。其中宿衛之士

有之。品秩未至者。有之。未歷仕者。有之。此皆素習於事。既已任之。乞勿拘例。授以宣勅。仍改各行中書省為行尚書省。以尚書省條畫頒示天下。敢有沮撓者罪之。已未。置太子右衛率府。命右丞相脫虎脫御史大夫不里牙敦領府事。取河南蒙古軍萬人隸之。王約曰。左衛率府舊制有之。今置右府。何為。諸公深思之。不可以累儲宮也。太子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完澤曰。詹事移文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奈何。完澤愧曰。實慮不及此。家令薛居言陝西分地五事。命往理之。約不為。署行語之曰。

王約知大體

通鑑卷三百六十一 元紀
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為飛龍之事。可乎。遂止。大
子喜。論羣下曰。事未經王彥博議者。勿啓。一日。約方
啓事。二宦官侍側。太子問曰。自古宦官壞人家國。有
諸對曰。宦官善惡皆有之。但恐處置失宜耳。太子深
然其言。丁丑。永平路隕霜殺禾。是月。真定保定
河間順德廣平彰德大名衛輝懷孟汴梁等處蝗。
九月庚辰朔。帝從樂實言鈔法大壞。乃改造至大銀
鈔。凡十三等。每一兩准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黃金
一錢。隨路立平準行用庫。買賣金銀。倒換緡鈔。或民
問絲綿布帛。赴庫回易。依驗時估。給價隨處。路府州

縣設立常平倉。以權物價。豐年收糶粟麥米穀。值青
黃不接之時。比附時估。減價出糶。以遏沸湧。金銀私
相買賣。及海舶興販。金銀銅錢絲綿布帛。下海者。並
禁之。癸未。尚書省臣言。古者設官分職。各有攸司。
方今地大民衆。事益繁冗。若使省臣總挈綱領。庶官
各盡厥職。其事豈有不治。頃歲省務壅塞。朝夕惟署
押文案。事皆廢弛。天裁民困。職此之由。自今以始。省
部一切。皆令從宜。處置大事。或須上請。得旨即行。用
成至治。上順天道。下安民心。又言。國家地廣民衆。古
所未有。累朝格例。前後不一。執法之吏。輕重任意。請

自太祖以來所行政令九千餘條刪除繁冗使歸於一編爲定制並從之以大都城南建佛寺立行工部領行工部事三人行工部尚書一人仍令尚書左丞相脫虎脫兼領之 丙戌帝還大都 癸巳以薪價貴禁權豪畜鷹犬之家不得占據山場聽民樵采 已亥大都立資國院山東河東遼陽江淮湖廣四川立泉貨監六產銅之地設提舉司十九鑄錢曰至大通寶者每一文准銀鈔一釐曰大元通寶者准至大錢十文與歷代錢通用其當五當三折二並以舊數用之既而御史言至大銀鈔始行品目繁多民猶未

主意

妖

亂

以太子爲
中書令非

悟而又兼行銅錢慮有相妨今民間拘收銅器甚急民殊不便乞與省臣詳議不報 尚書省言三宮內降之旨曩中書奏請勿行臣等謂宜仍舊行之儻於大事有害則復奏請中書之務乞以盡歸臣等臣元二十四年凡宣敕亦以尚書省掌之今臣等議乞從尚書省任人而以宣敕散官委之中書從之 冬十月庚戌朔以皇太子兼尚書令初帝從乞 台普濟等言由尚書省任人而以宣敕散官委之中書至是太子言舊制百官宣敕皆歸中書以臣爲中書令故也自今敕牒宜令尚書省給降宣命仍委中書從之

貪

丙辰樂實言江南平垂四十年其民止輸地稅商稅餘皆無與其富室有蔽占王民奴使之者動輒百千家有多至萬家者其力可知乞自今有歲收糧五萬石以上者令石輸二升於官仍質一子為軍所輸之糧半入京師以養御士半留於彼以備凶年富國安民無善於此詔如其言之 十一月庚辰朔增吏部郎中員外郎主事各一員令考功以行黜陟 八
百媳婦及大小微里諸蠻作亂詔遣雲南右丞筭只兒威往招諭之比至為賊所賂復肆攻掠遂以敗還 乙酉尚書省及太常禮儀院言郊祀者國之大禮

貪

今南郊之禮已行而未備北郊之禮尚未舉行今年冬至祀天南郊請以太祖配明年夏至祀地北郊請以世祖配制可 丁亥以阿散為尚書左丞相行中書平章政事尋出商議遼陽行省事 十二月乙卯帝親饗太廟 壬戌詔封贈內外百官三品以上者許請謚凡請謚者許其家具本官平日勲勞政績德業藝能經由所在官司保勘與本家所供相同轉申吏部考覆呈都省都省準擬令太常禮儀院驗事蹟定謚若勲戚大臣奉旨賜謚者不在此例

廣習謚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八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九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元紀十一 起庚戌至辛亥凡二年

武宗二

至大三年春正月辛卯立皇后弘吉刺氏 丙申立資國院泉貨監命以歷代銅錢與至大錢相參行用徵李孟入見以為平章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初孟既逃去有譖于帝者曰內難初定時孟嘗勸皇太子自取帝弗之信一日太子侍內宴忽戚然改容帝曰

吾弟何不樂太子從容起謝曰賴天地祖宗神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權者李道復之功居多適思之不自知其變於色也帝即命搜訪之得於許昌陘山召見謂宰臣曰此皇祖妣命為朕賓師者宜速任之至是乃授中書平章事集賢大學士同知樞密院事 二月己巳寧王闕闕出與秃刺子阿刺納失里謀為不軌事覺下闕闕出獄竄阿刺納失里於漠北磔西僧鐵里等二十四人于市遂欲誅闕闕出平章政事鐵哥獨辯其誣詔釋之流于高麗 壬申以樂實為尚書左丞相 三月庚寅賜諸王察八

兒幣帛初世祖以海都叛詔積其分地五戶絲為幣帛俟其來降賜之至是其子察八兒來歸尚書省臣請以賜之帝曰世祖謀慮深遠若是待諸王朝會頒賞既畢卿等備述其故然後與之使彼知所愧 壬辰帝如上都 夏四月丙子增國子生為三百員 五月合肥舒城歷陽蒙城霍丘懷寧等縣蝗 六月丁未朔詔尚書省右丞相脫虎脫左丞相王寶奴總百司庶務並從尚書省奏行 壬申以西北諸王察八兒等來朝賜脫虎脫王寶奴珠衣封王寶奴為楚國公以常州路為分地 是月襄陽峽川路荆門州

大水山崩壞官民廨舍二萬一千八百餘間死者三千四百六十六人威州洛水肥鄉雞澤等縣旱 秋七月己亥禁權要商販挾聖旨鑿旨令旨阻礙會通河民船者 八月甲寅白虹貫日是月河南等路蝗 九月丙戌帝還大都 壬辰皇太子言司徒劉夔乘驛省親江南大擾平民二年不歸詔罷之 壬寅勅諸司官濫設者毋給月俸 冬十月丁巳尚書省言宣徽院廩給日增儲待雖廣亦不能給宜加分減帝曰比見後宮飲膳與朕無異其覈實減之王寶奴言省部官不肯勤恪署勅事自今晨集暮退苟或怠弛不必以聞便宜罪之其到任者或一再月辭以病者杖罷不叙又言故丞相和禮霍孫時叅議府左右司斷事官六部官日具一膳不然則抱饑而還稽誤公事今則無以爲資乞各賜鈔二百錠規運取其息錢以爲食制可 壬申江浙省臣言曩者朱清張瑄海漕米歲四五十萬至百十萬時船多糧少顧直均平比歲賦歛橫出漕戶困乏逃亡者有之今歲運三百萬漕舟不足遣人於浙東福建等處和顧百姓騷動本省左丞沙不丁言其弟合八失及馬合謀但的澈浦楊家等軍有舟且深知漕事乞以爲海道運糧

通鑑卷二百九十九 元紀 武宗二

通鑑卷之百九十一 元紀
都漕萬戶府官各以巴力輸運官糧萬戶千戶並如
軍官例承襲寬恤漕戶增給顧直庶有成效尚書省
以聞請以馬合謀但的爲遥授右丞海外諸蕃宣慰
使都元帥領海道運糧都漕運萬戶府事設千戶所
十每所設達魯花赤一千戶三副千戶二百戶四制
可 詔諭大司農勸課農桑 十一月辛巳加脫虎
脫爲太師錄軍國重事封義國公 戊子以朱清子
虎張瑄子文龍徃治海漕以所籍宅一區田百頃給
之 丙申始以太祖配享南郊先是王寶奴言奉詔
舉行郊祀典禮臣等議欲祀北郊必先南郊今歲冬

失刑
暴

至祀天圓丘尊太祖皇帝配享來歲夏至祀方丘尊
世祖皇帝配享至是有事南郊以太祖配之 己亥
尚書省以武衛都指揮使鄭阿兒思蘭與兄鄭榮祖
段叔仁等十七人圖爲不軌置獄鞫之並棄市籍其
家中外寃之 十二月戊申冀寧路地震城中都
四年春正月癸酉朔帝不豫免朝賀大赦天下 庚
辰帝崩于玉德殿在位五年年三十一壬午葬起輦
谷

史臣曰帝慨然欲創治改法而有爲故其封爵太
濫錫賚太泛至元大德之政於是稍有更變云

皇太子罷尚書省脫虎脫王寶奴樂實保八王罷等皆伏誅初皇太子以脫虎脫等變亂舊章流毒百姓凡誤國者欲悉按誅之延慶使楊朶兒只諫曰爲政而首尚殺非帝王治也太子感其言特誅其尤者既而御史言脫虎脫等既正典刑而黨附之徒布在百司若孛羅忙哥鐵木兒闊里吉思烏馬兒等好貪害政今中書方欲用爲各省平章叅政等官宜加罷黜遂流忙哥等于海南尋復以行尚書省爲行中書省百司庶務復歸中書 壬子罷城中都皇太子以司徒蕭珍城中都微功毒民遂追奪其符印令百司禁

張驢

劉正

郝天挺

王思廉

韓從益

錮之凡中都所占民田悉還之民 召先朝諸知政

務老臣程鵬飛董士選李謙張驢陳天祥尚文劉正

郝天挺董士珍蕭軒劉敏中王思廉韓從益趙君信

程鉅夫十五人詣闕同議庶政天祥等五人不至謙

至首陳九事正陳八事皆欲朝廷守成憲開言路重

名爵節財用興學校定律令舉切時弊 乙未禁百

官役軍人營造及守護私第 丁酉以鐵木迭兒爲

右丞相以完澤李孟並平章事 庚子停各處營造

二月甲子命中書平章李孟領國子監學謂之曰

學校人才所自出卿等宜數詣國學課試諸生勉其

德業。罷康里脫脫為江浙行省左丞相脫脫下車

進父老問民間利病咸謂杭城舊有便河通江潞漕

廢已久若疏鑿以通舟楫物價必平僚佐或難之脫

脫曰吾陛辭之日密旨許以便宜行事民以為便行

之可也俄有詔禁作土功脫脫曰敬天莫先勤民民

蒙其利則災沴自弭土功何尤焉不一月河成三

月庚寅皇太子即位時皇太后欲用陰陽家言令太

子即位隆福宮御史中丞張珪言當御大明殿帝悟

移仗大明殿即位受諸王百官朝賀詔曰惟昔先帝

事皇太后撫朕眇躬孝友天至由朕得託順考遺體

重以母弟之嫡加有削平內難之功於其踐阼曾未

踰月授以皇太子寶領中書令樞密院百揆機務聽

所總裁于今五年先帝奄棄天下勲戚元老咸謂大

寶之承既有成命非與前聖賓天而始徵集宗親議

所宜立者比當稽周漢晉唐故事正位宸極朕以國

恤方新誠有未忍是用經時今則上奉皇太后勉進

之命下徇諸王勸戴之勤三月十八日於大都大明

殿即皇帝位凡尚書省誤國之臣先已伏誅同惡之

徒亦已放殛百司庶政悉歸中書命丞相鐵木迭兒

平章政事李道復等從新拯治可大赦天下敢以赦

前事相告言者罪以其罪諸衙門及近侍人等毋隔越中書奏事諸上書陳言者量加旌擢其僥倖獻地土并山場窑冶及中寶之人並禁止之諸王駙馬經過州郡不得非理需索應和顧和買隨即給價毋困吾民帝既即位以張珪言是親解所御衣及只孫衣二十襲金帶一賜之丁酉詔武宗時百司遞陞品秩者悉復至元舊制既又諭省臣曰卿等哀集中統至元以來條章擇老臣明法律者斟酌重輕折中歸一頒行天下俾有司遵行之則抵罪者庶無冤抑已亥寧夏地震遣宦者李邦寧釋奠於孔子邦寧

既受命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鐫入地尺許無不拔者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息乃成禮邦寧因慚悔累日初帝在東宮邦寧知王寶奴等畏帝英明乘間言於武宗曰陛下富於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自往東宮言之邦寧慚懼而退及帝即位左右咸請誅之帝曰帝王曆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加邦寧開封儀同三司爲集賢院大學士尋卒夏四月丁未以張驢爲江浙平章戒之曰以汝先朝舊人故命

汝往民爲邦本無民何以爲國汝其上體朕心下愛斯民辛酉勅國子監師儒之職有才德者不拘品級雖布衣亦選用丁卯罷行至大銀鈔銅錢詔曰我世祖皇帝參酌古今立中統至元鈔法天下流行公私家利五十年于茲矣比者尚書省不究利病輒意變更既創至大銀鈔又鑄大元至大銅錢鈔以倍數太多輕重失宜錢以鼓鑄弗給新舊恣用曾未再期其弊滋甚爰咨廷議允協輿言皆願變通以復舊制其罷資國院及各處泉貨監提舉司買賣銅器聽民自便應尚書省已發各處至大鈔本及至大銅錢

楊朵兒只

截日封貯民間行使者赴行用庫倒換楊朵兒只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之人爲廢置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古之道也何可遽廢邪言雖不用時論是之

李孟不終

帝御便殿李孟進曰陛下御極物價頓減方知聖人神化之速敢以爲賀帝感然曰卿等能盡力贊襄使兆民乂安庶幾天心克享至於秋成尚未敢必今朕踐阼曾未踰月寧有物價頓減之理朕托卿甚重茲言非所賴也孟愧謝五月癸酉遣兵擊八百媳婦陝西侍御史趙世延諫曰蠻夷事在羈縻先朝用兵不已致亡失軍旅誅戮省臣今第當選重臣知治

趙世延

通鑑卷一百一十六 六 丙子命翰林國
體者。付以邊寄。兵宜勿用也。不聽。 丙子命翰林國
史纂修先帝實錄及累朝皇后功臣列傳。俾百司悉
上事蹟。 六月乙巳命侍臣咨訪內外才堪佐國者
悉以名聞。 甲子上大行皇帝尊謚廟號武宗。 已
巳帝覽貞觀政要諭侍臣曰。此書有益於國家。其譯
以國語刊行。俾蒙古色目人誦習之。 秋七月己亥
詔諭省臣曰。朕前戒近侍毋輒傳旨。中書自今敢有
犯者。不須奏聞。直捕其人。付刑部究治。敕臺臣選更
事老成者為監察御史。 是月大寧等路隕霜。 閏
月甲辰帝將遠大。都太后以秋稼方盛。勿令鷹坊馳

孟惡濫賞
何不力辭

人衛士先往。庶免害稼擾民。敕禁止之。賜李孟爵秦
國公。孟感帝知遇。以國事為己任。見當時賜予太廣
名爵。太濫風俗太侈。僭擬無章。每勸帝言人君之柄
在刑與賞。刑不足懲。賞不足勸。何以為治。帝在懷州
深見吏弊。既即位。欲痛剷除之。孟曰。吏亦當有賢者。
在激厲之而已。帝曰。卿儒者。宜與此曹氣類不合。而
曲為保護。如此真長者之言也。嘗謂之曰。朕在位必
卿在中書。賜爵秦國公。圖其像。命詞臣贊之。每入見
稱曰。道復而不名。 己未詔諭省臣曰。昔世祖注意
國學。如不忽木等。皆蒙古人。而教以成材。朕今親定

國子生額爲三百人仍增陪堂生二十人通一經者以次補件讀著爲定式。丁卯完澤李孟等言方今進用儒者老成日已凋謝四方儒士有成材者請擢任國學翰林祕書太常或儒學提舉等職俾學者有所激勸。帝曰卿言是也詔自今勿限資格果才而賢雖白身亦任用之。禁醫人非選試及著籍者毋行醫藥。八月己巳朔裁定京朝諸司員數並依至元三十年舊額。九月己亥安南國王陳益稷入見言自世祖朝來歸妻子皆爲其國人所害朝廷因遙授湖廣平章仍與王爵賜漢陽田五百頃俾自贍今臣

年幾七十而有司拘所授田就食無所帝謂省臣曰益稷來歸宜厚賜以懷遠人其進勛爵授田如故。壬子詔改明年元爲皇慶。都水監傳旨給驛往取杭州所造龍舟省臣諫曰陛下踐祚誕告天下凡非宣索毋得擅進誠取此舟有乖前詔止之。冬十月壬辰詔收至大銀鈔。十一月辛丑罷營繕初帝諭太府監臣曰財用足則可以養萬民給軍旅雖一縑之微非朕命毋輒與人至是李孟言每歲支鈔六百餘萬錠又土木營繕百餘處計用數百萬錠內降旨賞賜復用三百餘萬錠北邊軍需又六七百萬錠今

帑藏見貯止十一萬餘。安能周給。不急浮費。宜悉停罷。帝納其言。遂詔罷之。已未。復以阿散爲平章政事。十二月乙未。詔停內降旨。帝初諭省臣曰。朕前戒近侍毋以文記傳旨。中書敢有犯者。徑逮其人治之。至是。省臣復言。祖宗立選法。明黜陟。以示激勸。今官未及考。或無故更代。或躡等進階。僭受國公丞相等職。諸司已裁而復置者有之。今春以來。內降旨除官千餘人。其中欺僞。豈能盡知。壞亂選法。莫此爲甚。帝曰。自今凡內降旨。一切勿行。遣禮部尚書乃馬合等齋詔。往諭安南。頒皇慶元年曆日。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九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四十

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史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元紀十二 起壬子至乙卯凡四年

仁宗一

皇慶元年春正月庚子帝諭御史大夫塔思不花曰
凡大臣不法卿等劾奏毋避朕自裁之 壬戌陞翰
林國史院秩從一品帝諭省臣曰翰林集賢儒臣須
朕自選用汝等毋輒擬進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
史院尤重蓋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是萬世公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論 二月丁卯朔徙大都路學所置周宣王石鼓于
國子監 以吳澄爲司業澄用程純公學校奏疏胡
文定公六學教法朱文公學校貢舉私議約之爲教
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未
及行又嘗爲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
子靜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敝必偏
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爲本庶幾得之議
者遂以澄爲陸氏之學非許氏尊信朱子本意然亦
莫知朱陸之爲何如也澄一夕謝去諸生有不謁告
而從之南者俄拜集賢直學士特授奉議大夫俾乘

驛至京師次真州疾作不果行 巳卯八百媳婦來
獻馴象二 三月丁酉朔罷諸王大臣私第營繕
夏四月癸酉帝如上都 五月丙申朔以阿散爲左
丞相張驢爲平章政事 六月乙丑朔日食丁卯天
雨毛已巳太陰犯天關 勅李孟博選中外學行之
士任職翰林 丁亥勅罷封贈誠左右守法度勤職
業勿僥倖乞加官時朝廷封拜繁多羣臣無功而受
公王之爵者前後相繼故有是勅御史中丞郝天挺
言先帝即位之時大事初定故於左右三五有功之
人爵之太高遂使近幸之臣因而相襲王公師保接

通鑑卷一百四十一
迹於朝。比者雖令迫印裁罷。曾未經歲。又復紛然。昔人有言。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是以朝廷名器重。則斗升之祿。足以鼓舞豪傑。名器濫。則雖日拜卿相。而人不勸矣。又言國初設官。在內須三十月。在外須三周歲。考其殿最。以為黜陟。比者省院臺部之臣。久者一二歲。少者三五月。甚有旬日之間。而屢遷數易者。奔走往來之不暇。何暇宣風布化。參理機務哉。乞自今惟大臣可急闕選授。其餘內外大小官屬。必候任滿。方許超遷。庶免朝除夕改啓倖長奸之弊。秋七月丙午。陞大司農司秩從一品。帝諭司農曰。農桑衣食

之本。汝等舉諳知農事故用之。八月己卯。以吏部

尚書許師敬為中書參知政事。庚辰。帝還大都。

九月丁酉。增江浙海漕糴二十萬石。冬十月癸未。

以察罕為中書平章政事。丁亥。翰林學士承旨程鉅

夫。玉連赤不花等進順宗成宗武宗實錄。辛卯。赦

天下。賜李孟潞州田二十頃。十一月丙午。諭六部

官。毋踰越中書奏事。以張思明為兩浙鹽運使。歲

課羨贏。僚屬請上增數。思明曰。贏縮不常。萬一以增

為額。是我希一己之榮。遺百世之害。不可。十二月

癸亥。李孟罷。以張珪為中書平章政事。珪淮陽王張

張思明

欲重中書
必清中書
之務然六
權亦須有
部方可無
弊

弘範之子前官武階至是換文階帝欲以伶人曹咬
住為禮部尚書珪曰伶人為宗伯何以示後世力諫
止之 丁亥中書省臣言中書職在總挈綱維比者
行省六部諸司應決不決者徃徃作疑咨呈以致文
繁事弊詔體世祖立中書初意定擬程式以聞
二年春正月丁未以太府卿禿忽魯為中書右丞相
已未置遼陽行省儒學提舉司 二月己卯免徵
益都饑民所貸官糧二十萬石 各寺修佛事日用
羊九千四百四十救遵舊制易以蔬食 辛巳詔以
錢糧造作訴訟等事悉歸有司以清中書之務 壬

午西北諸王也先不花進馬駝璞玉 帝諭左右曰
回回以寶玉鬻於官朕思此物何足為寶唯善人乃
可為寶善人用則百姓安茲國家所宜寶也 丙午
冊立皇后弘吉刺氏 丁未彗出東井禿忽魯言臣
等職專燮理去秋至春亢旱民黎艱食而又隕霜雨
沙天象示警皆由臣等不能宣上恩澤致茲災異乞
出臣等以答天譴帝曰事豈關汝其勿復言帝問弭
災之道翰林學士程鉅夫陳桑林六事帝嘉勞之於
是詔鉅夫偕李孟許師敬議行貢舉法鉅夫建言經
學當主程頤朱熹傳注文章宜革唐宋宿弊命鉅夫

許師敬

通鑑卷三百四十一 元紀
草詔行之三月以病乞歸不允請益堅特授光祿大夫命廷臣飲餞於齊化門外 召郝天挺爲御史中丞入見首陳紀綱之要以獵爲喻曰御史職在擊奸猶鷹揚焉禽之弱者易獲也其力大者必借人力不然不唯失前禽仍或有傷鷹之患矣帝嘉其言 丙辰帝以亢旱旣久宮中焚香默禱遣官分禱諸祠其雨大注 夏四月乙亥帝如上都 甲申詔遴選賢士纂修國史 乙酉御史臺言富人黃緣特旨濫授官爵徽政宣徽用人率多罪廢之流內侍託爲貧乏互奏恩賞而西僧以作佛事之故累釋重囚外任之

趙簡

官身犯刑憲輒營求內旨以免罪諸王駙馬寺觀土田徵租民間擾害尤甚皆今之弊政所宜悉革也制曰可 五月辛丑以元伯都刺爲中書平章政事召張思明爲戶部尚書 六月己未朔京師地大震 癸亥禿忽魯等以災異乞賜放黜不允 丙寅京師地再震 己卯河東廉訪使趙簡請選方正博洽之士任翰林其本無學術冒濫清銜者汰黜庶講明治道以廣聖聽從之 甲申建崇文閣于國子監詔以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許衡並從祀孔子廟廷 河決陳亳睢三州開封

通鑑卷二百四十一
陳留等縣沒民田廬 秋七月己丑朔歲星犯東井
辛卯太白晝見 癸巳以作佛事釋囚徒二十九人
甲午置推茶批驗所并茶由局官 八月戊午朔
太白晝見 丁卯帝還大都庚午以侍御史薛居敬
爲中書叅知政事 九月癸巳以完澤知樞密院事
戊申敕鎮江路建銀山寺勿徙寺旁塋塚 陝西
行臺治書侍御史尉遲德誠亦上言西僧以作佛事
踈放罪囚以爲祈福奴婢殺主妻妾殺夫皆獲夤緣
以免實紊典常必欲修政以答天譴豈無有先於此
者哉 冬十月己卯復勅中書省臣議行科舉初世

尉遲德誠

重學官
祖時議定科舉新制未及行至是中書省臣復以爲
言乃命定其條制天下三歲一開科蒙古色目人與
漢人南人各命題蒙古色目人願試漢人南人科目
中選者加一等注授時朝廷方以科舉取士說者謂
治平可力致集賢修撰虞集獨謂當治其源因會議
學校乃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學校者士之所受
教以至於成德達材者也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授
強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爾有司弗信之生徒
弗信之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乎下
州小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所以導其子弟初無必

通鑑卷二百四十一 元紀 七
爲學問之實意。師友之游從。亦莫辨其邪正。然則所謂賢材者。非自天降地出。安有可望之理哉。爲今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成德者。身師尊之。至誠懇惻以求之。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觀感也。其次則求夫操履近正。而不爲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爲竒論者。衆所敬服。而非鄉愿之徒者。延致之日。諷誦其書。使學者習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則他日亦當有所發也。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其議論文藝。猶足以聳動其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抵者矣。甲辰詔天下以明年八月天下郡縣

與其賢者能者充貢。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親試于廷。賜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帝謂侍臣曰。朕所願者。安百姓以圖至治。然匪用儒士。何以致此。設科取士。庶幾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興也。十二月丙子。定百官致仕資格。京師以久旱。民多疾疫。帝曰。此皆朕之責也。赤子何罪。明日大雪。

延祐元年春正月丁亥。授中書右丞劉正平章政事。庚子。敕各省平章爲首者。專意訪求遺逸。苟得其人。先以名聞。而後致之。丁未。詔改元延祐。庚戌。中書省臣禿魯忽等以災變乞罷不允。二月甲戌。

趙世延

合散

揭傒斯

省臣言比奉詔漢人叅政宜用儒者侍御史趙世延
 其人也。帝曰世延誠可用然雍古氏非漢人其署宜
 居右遂拜世延叅知政事。壬午以合散為中書右
 丞相與平章李孟監修國史以揭傒斯為國史編修
 官李孟讀其所撰功臣列傳嘆曰是方可名史筆若
 他人直謄吏牘耳。三月己亥白暈亘天連環貫日
 戊申帝如上都。己酉救奸民宮其子為閹宦謀
 避徭役者罪之。癸丑晉寧民侯喜兒兄弟五人並
 坐法當死帝嘆曰彼一家不幸而有是事其擇情輕
 者一人杖之俾養父母毋絕其祀。閏月辛酉遣人

忽都魯及

視大都至上都駐蹕之地有侵民田者計畝給直
 汴梁東昌隴州開州等處隕霜殺桑果禾苗。夏四
 月甲申朔大寧路地震有聲如雷。己酉敕郡縣官
 動職者加賜幣帛。立回回國子監。帝以資治通
 鑑載前代興亡治亂命集賢學士忽都魯及李孟擇
 其切要者譯寫以進。五月丁卯賜李孟孝感縣地
 二十八頃。勅嶺北行省瘞陣沒遺骸。丁丑徙滄
 州路于長蘆鎮。戊寅京兆為故儒臣許衡立魯齋
 書院降璽書旌之。六月戊子勅內侍今後止授中
 官勿昇文階。置雲南行省儒學提舉司。秋七月

通鑑卷二百四十一
庚午詔開下番市舶之禁 八月戊子帝還大都
丁未冀寧汴梁及武安涉縣地震壞官民廬舍壓死
者三百餘人 九月己巳合散自言其非世勲族姓
不可以居右相因舉鐵木迭兒自代遂拜鐵木迭兒
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居數月復進右丞相以
合散爲左丞相 冬十月乙未勅吏人轉官止從七
品在選者降等注授 勅下番商販須江浙省給牒
以往歸則征稅如制私往者沒其物 庚戌監察御
史言乞命樞密院設法教練士卒應軍官襲職者試
武事而後任之制曰可 十一月癸酉詔吏坐贓罪

者黥其面 十二月辛卯禁諸王駙馬權勢之人增
價鬻鹽 壬辰詔定官民車服之制帝以市民靡麗
相尚僭禮費財命中書省定民車服等第惟蒙古及
怯薛諸色人不禁然亦不許服龍鳳文 己亥敕中
書省定議孔子五十三代孫當襲封衍聖公者以名
聞 庚子遣官浚揚州淮安等處運河 復以李孟
爲中書平章政事 復以齊履謙爲國子司業初履
謙與吳澄俱在國學旣罷去學制稍廢至是復以履
謙爲司業乃酌舊制議立升齋積分之法每季考其
學行以次第升旣升上齋踰再歲始與私試辭理俱

慕

優者一分辭平理優者為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為高等禮部集賢歲選六人以貢帝從其議 詔經理江浙江西河南民田張驢言經理之法世祖已行但其間多欺蔽遂遣驢等往三省行之限民四十日以所有田自實於官期限猝迫貪刻用事富民黠吏並緣為姦於是民不聊生盜賊蜂起田野荒蕪弊反有甚於前者樞密副使吳元璋入見言世祖限田四百畝以給軍需餘田悉令貢賦稅况江南之平幾四十年戶有定籍田有定畝今經理之法務以增多為能加之有司頭會箕歛元元困苦日甚臣恐變生不測

擾民

非國之福帝命並遵舊制

二年春正月庚午立行用庫於江陰州敕以江南行臺贓罰鈔賑恤饑民 乙亥詔遣宣撫使巡行天下分十二道問民疾苦黜陟官吏 二月己卯朔會試進士癸巳太白經天丙午太白經天 三月乙卯廷試進士賜護都沓兒張起巖等五十六人及第出身有差分進士為兩榜蒙古色目人為右漢人南人為左第一名從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七品第三甲正八品兩榜並同是科得張起巖又得黃潛歐陽玄許有壬 丙辰太陰色赤如赭 庚午帝率諸

張起巖

黃潛
歐陽玄
許有壬

王百官奉玉冊玉寶加上皇太后尊號 詔天下蠲

逋欠稅課 丁丑以中書平章張驢為江浙行省平

章政事時驢以妻病謁告歸江南奪民河渡地中丞

楊朵兒只劾之故調外朵兒正色立朝帝為改容

夏四月戊寅朔日食辛巳賜進士恩榮宴於翰林院

辛丑賜會試下第舉人七十以上從七品流官致仕

六十以上府州教授餘並授山長學正後勿援例

命李孟等類集累朝條格俟成書聞奏 乙巳帝如

上都 五月乙丑泰州成紀縣山移是夜疾風電雹

北山南移至夕河川次日再移平地突出土阜高者

二三丈陷沒民居監察御史馬祖常言山不動之物

今而動焉由在野有當用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

言之佞故致然爾 甲戌加宦官續元暉昭文館大

學士 是月江西湖廣饑 六月甲申太白晝見是

夜太陰犯平道戊戌河決鄭州辛丑以濟寧益都亢

旱汰省宿衛士芻粟 秋七月畿內大雨水 贛州

民蔡五九兵起初經理之法既行鐵木迭兒猶以為

未實復下令括田增稅而昵匪馬丁在江西酷虐尤

甚新豐一縣撤民廬千九百區夷墓揚骨虛張項畝

流毒居民怨入骨髓贛州民蔡五九等遂率眾寇抄

恭

郭貫
滅里吉友

通鑑卷一百四十一 元紀
江漳諸路陷寧化縣據之稱王建號詔遣張驢討之
八月己丑帝還大都 壬寅詔浙江行省印農系
輯要萬部頒降有司遵守勸課 以趙世延爲御史
中丞時世延自叅知政事遷中丞詔省臣自平章以
下送之入臺其禮前所無有由是爲鐵木迭兒所忌
用太后旨出爲雲南右丞陛辭帝令仍爲中丞 九
月壬戌蔡五九衆潰伏誅餘黨悉平敕賞軍士討補
功并官其死事者子孫 冬十月丙子朔客星見太
微垣 庚辰以郭貫爲中書叅知政事貫初爲河東
廉訪副使帝在東宮時幸五臺因問河東廉訪使滅

里吉友何以有善政左右曰副使郭貫之教也厚賜
之及帝即位累遷至浙西廉訪使至是叅知政事
十一月丙午客星變爲彗犯紫微垣歷軫至壁十五
宿辛未以星變赦天下時舍散等以星變乞避位帝
曰此朕之愆豈卿等所致其復乃職苟政有過差勿
憚於改而凡可以安百姓者當悉言之庶上下交修
天變可弭也因赦免各路差稅有差 甲戌立武宗
子和世球爲周王出鎮雲南初武宗旣立帝爲太子
後丞相三寶奴復勸立和世球召康里脫脫言之脫
脫曰太弟曩定宗社居東宮已久兄弟叔姪世世相

亂

承孰敢紊其序乎三寶奴曰今日兄已授弟異日能保叔授其姪乎脫脫曰在我不可渝彼失其信天實鑒之至是議立丞相鐵木迭兒欲固位取寵乃請立皇子碩德八剌又與太后幸臣失烈門譖和世琜於兩宮遂封為周王遣出鎮雲南 詔免江浙等三省自實田租二年時方警贛州之亂而張驢在江浙復以括田迫民有至死者御史臺上書累言經理及括田之害詔罷之復命河南自實田自延祐五年始止科其半而汴梁一路凡減虛增之數二十二萬石十二月庚寅曾置平江路行用庫 癸巳旌表汀州

張驢不終

游孝

寧化民賴祿孫孝行蔡五九之亂也祿孫負其母挈其妻隨眾入南山避之盜至眾散走祿孫守母不去盜將刃其母祿孫以身翼蔽曰寧殺我勿傷我母時母病渴覓水不得祿孫含唾煦之盜相顧駭歎不忍害反取水與之有掠其妻去者眾責之曰奈何辱孝子婦使歸之事聞特賜旌表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四十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一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史禮郎忠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元紀十三 起丙辰至庚申凡五年

仁宗二

漕

延祐三年春正月丙午改直沽為海津鎮 二月丁丑調海口屯儲漢軍千人隸臨清運糧萬戶府以供轉漕 三月甲寅勅蕭拜住及陝西四川省臣各一員護送周王和世球之雲南置周王常侍府 癸亥帝如上都初皇太后以張珪嘗劾鐵木迭兒不可使

太后杖亂

為太師至是與帝如上都方度居庸關潛召珪切責杖之珪創甚輿歸京師明日遂出國子門珪子景元宿衛左右以父病篤辭還帝驚問故殊不憚遣使賜之酒進拜大司徒遂謝病歸 壬申禁方春畋獵初有議禁民畋獵犯者抵死左司郎中韓若愚曰齊宣王之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孟子非之眾以為然遂減其刑 太史令郭守敬卒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從劉秉忠學長於天文水利太史令王恂以學自負每見守敬制度精巧深嘆服之成宗嘗謂宰臣曰郭太史神人也至是卒年八十二

韓若愚

夏四月癸酉河南流民羣聚渡江所過擾害命行臺廉訪司以見貯贓鈔賑之 壬午勅衛輝昌平守臣修殷比干唐狄仁傑祠歲時致祭 五月庚申以伯鐵木兒蕭拜住並為平章政事 庚午置甘肅儒學提舉司 六月乙亥制封孟子父激公宜為邾國公母仇氏為邾國宣獻夫人 丁丑勅凡鞠囚非強盜母加酷刑 巳卯詔諭百司各勤其職母隳廢大政 秋七月辛酉賜普慶寺田百七十頃 丙寅復以燕鐵木兒知樞密院事 八月巳卯帝還大都 九月庚戌改緡山縣為龍慶州帝生是縣特命改焉

通鑑卷一百四十五 元紀
已未冀寧晉寧路地震 冬十月辛未以高昉爲中書叅知政事 以趙孟頫爲翰林學士承旨帝在東宮素知其名及即位召除集賢侍講學士至是拜翰林學士承旨帝眷之甚厚以字呼之而不名帝嘗與侍臣論文學之士以孟頫比唐李白宋蘇子瞻又嘗稱子昂操履純正博學多聞書畫絕倫旁通佛老之旨皆人所不及有聞之者謂國史不宜令孟頫預帝曰子昂世祖所簡拔朕置之館閣使典述作傳之後世此屬嗶嗶何也復厚賜之初孟頫以程鉅夫薦起家爲郎及鉅夫爲翰林學士承旨求致仕去孟頫代

教化

之先徃拜其門而後入院時人以爲衣冠盛事 壬午河南路地震 十一月周王和世琜次延安其臣秃忽魯尚家奴及武宗舊臣釐日沙不丁哈八兒秃等皆來會教化謀曰天下者我武宗之天下也王之出鎮本非上意由左右讒構致然請以其故自行省俾聞之朝廷庶可杜塞離間不然事變叵測遂與數騎馳去先是阿思罕爲太師鐵木兒奪其位出之爲陝西行省丞相及教化等至即與平章政事塔察兒行臺御史大夫脫里伯中丞脫歡悉發關中兵分道自潼關河中府入已而塔察兒脫歡襲殺阿思罕教

阿思罕

化于河中和世疎遂西行至北邊金山西北諸王察
阿台等聞和世疎至咸率眾來附和世疎至其部與
定約束每歲冬居扎顏夏居幹羅幹察山春則命從
者耕于野泥十餘年間邊境寧謐 十二月丁亥立
子碩德八刺為皇太子仍兼中書令樞密使拜張思
明為中書叅知政事時浮屠妙總統有寵勅中書官
其弟五品思明執不可帝大怒召見切責之對曰選
法天下公器徑路一開來者雜運故寧違旨獲戾不
忍隳祖宗成憲使四方得窺陛下淺深也帝心然其
言而業已許之曰卿可姑與之後勿為例乃為萬億

庫提舉不與散官

四年春正月庚子帝謂左右曰中書比奏百姓乏食
宜加賑恤朕默思之民饑若此豈政有過差以致然
與向詔百司務遵世祖成憲宜勉力奉行輔朕不逮
然嘗思之唯省刑薄賦庶使百姓各遂其生也 閏
月丙戌以立皇太子詔天下給賜鰥寡孤獨鈔減免
各路租稅有差 二月甲辰詔郡縣各社復置義倉
乙丑陞蒙古國子監秩正三品 三月辛卯帝如
上都 夏四月不雨帝嘗夜坐謂侍臣曰雨暘不時
奈何蕭拜住曰宰相之過也帝曰卿不在中書邪拜

蕭拜住
賀勝

住惶愧頃之帝露香禱于天既而大雨左右以雨衣進帝曰朕為民祈雨何避焉翰林學士承旨忽都魯劉賡等譯大學衍義以進帝覽之謂羣臣曰大學衍義議論甚嘉其令翰林學士譯以國語五月壬午以赤因鐵木迭兒阿卜海牙並為中書平章政事六月戊申鐵木迭兒罷以合散為右丞相鐵木迭兒之再入相恃勢貪虐兇穢滋甚中外切齒羣臣不知所為平章政事蕭拜住稍牽制之中丞楊朵兒只慨然以糾正其罪為已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鐵木迭兒使家奴脅留守賀勝使出之勝不可朵兒只

亂

廉得鐵木迭兒受弼賂鉅萬萬乃與拜住及勝奏之而內外御史凡四十餘人共劾其桀黠姦貪欺上罔下占據晉王田及衛兵牧地竊食郊廟供祀馬受諸王人等珍玉之賄動以萬計誤國之罪又在桑哥阿合馬之上四海嫉憤咸願車裂斬首以快人心奏上帝震怒鐵木迭兒懼逃匿太后宮朵兒只持之益急太后召朵兒只責之帝不忍傷太后意但罷其相位而遷朵兒只為集賢學士己酉以兀伯都剌復為中書平章政事秋七月乙亥李孟罷以王毅為中書平章政事己丑成紀縣山崩土石潰徙壞田稼

廬舍壓死居民。以張思明爲工部尚書，思明先爲中書叅政，近臣疾其持法峭直，日構讒間，故出爲工部尚書。帝問左右曰：張士瞻居工部，得無快快乎？對曰：勤政如初，帝嘉歎之，命授宣政院副使。帝出見衛士有敝衣者，駐馬問之，對曰：戍守邊鎮，餘十五年，以故貧耳。帝曰：此輩久勞于外，留守臣未嘗以聞，非朕親見，何由知之？自今有類此者，必言於朕，因命賜之錢帛。八月丙申，帝還大都，帝在御已久，猶居東宮而飲酒無度，監察御史馬祖常上書言：天子承天繼統，當極保愛，玉食之御，猶審五味之宜，酒醴之供

可不思百拜之義，大內正衙朝賀之地，雖陛下不志東宮之舊，竊慮起民間觀聽之疑，且國家百年朝儀尚闕，誠使羣臣奏對之際，御史執簡，史官執筆，則雖有懷奸利乞官賞者，不敢出諸其口，乞令中書集議，或三日二日，當出視朝，則治道昭明，生民之福也。庚申，舍散奏事畢，帝問曰：卿等日所行者何事？對曰：奉行詔旨而已。帝曰：卿等何嘗奉行朕旨？雖祖宗遺訓，朝廷法令，皆不遵守。夫法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自古未有法不立而天下治者，使人君制法，宰相能守法，則民知畏避，免於刑戮，若法弛民慢，怨言並興。

求治難矣。九月丙寅合散言故事丞相必用蒙古
勲臣合散西域人不厭人望遂懇辭制以宣徽使伯
答沙為右丞相合散仍左丞相 壬辰嶺北地震三
日 冬十月巳酉監察御史言官吏丁憂起復人情
驚惑請禁止以絕僥倖制可之 十一月壬辰諭諸
宿衛人直各居其次大臣許從二人他官一人門者
譏其出入 十二月巳酉盧溝橋澤畔店琉璃河並
置巡檢司

五年春正月甲戌懿州地震 丁亥會試進士 湖
廣平章買住加魯國公大司農 二月癸巳朔日食

妖

和寧路地震秦州泰安縣山崩 辛亥救杭州守臣
春秋祭淮安忠武王伯顏祠 戊午給書西天字維
摩經金三千兩初宣徽院使歲會內廷佛事之費以
斤數者麩四十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酥蜜共五
萬餘蓋自至元三十年間醮祠佛事之目僅百有二
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增至五百餘至是僧徒冒
利無厭歲費滋甚較之大德又不知幾倍矣 三月
戊辰御試進士及第出身五十人有差 癸未給金
九百兩銀百五十兩書金字藏經 夏四月甲寅以
千奴史弼並為中書平章政事 左丞相哈散辭職

妖

通鑑卷二百四十一 元紀
帝不允其請益堅帝詰之曰朕任卿未專邪曰非曰
近臣有撓政者邪曰無有也然則何爲而辭對曰臣
自揆才薄恐誤陛下國事若必欲任臣願薦一人爲
助帝問爲誰哈散再拜曰臣願得張思明即日復拜
思明中書叅知政事戊午帝如上都 五月壬申監
察御史言比年名爵冒濫太尉司徒國公接跡于朝
昔奉詔裁罷中外莫不欣悅近聞命禮部鑄太尉司
徒司空等印二十有六此輩無功于國載在史冊貽
笑將來請自今勲業昭著者存留一二餘並革去從
之 巳卯德慶路地震隴西南山崩 六月乙巳術

趙簡

者趙子玉等伏誅時衛王阿木哥貶高麗子玉言於
王府司馬曹脫不台等曰阿木哥名應圖識於是潛
謀備兵器衣甲旗鼓航海往高麗取阿木哥至大都
埃時而發行次利澤縣事覺詔誅子玉等七人 秋
七月壬申御史中丞趙簡言皇太子春秋鼎盛宜選
耆儒敷陳道義今李銓侍東宮說書未諳經史請別
求碩學分進講讀實宗社無疆之福制從之 戊子
鞏昌路寧遠山崩加封楚王問大夫屈原爲忠節靖
烈公 八月戊子帝還大都 九月癸亥大司農買
住等進司農丞苗好謙所撰栽桑圖說帝曰農桑衣

買住

苗好謙

通鑑卷四百三十一
食之本。此圖甚善。命刊印千帙散之。民間丁卯以亦
列赤爲中書平章政事。巳卯以江浙省所印大學
衍義五十部賜朝臣。癸丑雩都民以有司徵括田
新租聚衆作亂。敕免徵。十一月丙子集賢大學士
曲出言唐陸淳著春秋纂例辯疑微旨三書有益後
學。請侵梓以廣其傳。從之。癸未敕增江西茶運司
茶課。初世祖時置權茶都轉運司于江州。總江南及
兩淮茶稅。尋改江西。其稅自二萬四千錠以漸增至
一十九萬二千八百錠。至是又因江西茶副法忽魯
丁言立減引增課之法。敕以二十五萬錠爲額。復增

鄧文原

至二十八萬九千餘錠。郡縣所輸竭山谷之產不能
充其半。餘皆酷取民間。歲以爲常。時轉運司得以專
制。有司凡五品以下官皆杖決。州縣莫敢誰何。江南
僉事鄧文原請罷其司。俾郡縣領之。不報。
六年春正月甲戌。監察御史字木魯翀等言。皇太子
位正東宮。旣立詹事院。以總家政。宜擇年德老成道
義崇重者爲師。保賓贊俾盡心輔導。以廣緝熙之學。
制可之。戊寅帝御嘉禧殿。謂侍臣曰。卿等以朕居
位爲安邪。朕惟太祖創業艱難。世祖混一疆宇。兢業
守成。恒懼不能當天心。繩祖武。使萬方百姓樂得其

妖

通鑑卷三百四十一 元紀 九
所朕念慮在茲卿等固不知也 二月丁亥朔日食
乙巳敕諸司不由中書奏官輒署事者悉罷之特
授僧從吉祥榮祿大夫大司徒僧文吉祥開封儀同
三司 三月辛酉以禿禿合為御史大夫論之曰御
史大夫職任至重以卿勲舊之裔故特授汝當思乃
祖乃父忠勤王室仍以古名臣為法否則將墜汝家
聲負朕委任之意矣 夏四月壬辰中書省臣言雲
南土官病故子姪兄弟襲之無則妻承夫職遠方蠻
夷頑獷難制必任士人可以集事今或闕員宜從本
俗權職以行從之 庚子帝如上都鐵木迭兒家居

亂

未逾年復資緣起為太子太師御史中丞趙世延論
其不法數十事并內外臺劾其不可輔導東宮者又
四十餘人以太后之故皆不聽 五月辛酉太陰犯
靈臺丁卯太陰犯房丙子太陰犯壘壁陣 揚州火
燬官民廬舍二萬三千三百餘區 六月山東淮南
諸路大水 秋七月丙辰來安路總管岑世興叛據
唐興州賜璽書招諭之 丁卯詔諭江西官吏豪民
毋沮撓茶課 甲戌皇姊大長公主祥哥剌吉作佛
寺釋全寧府重囚二十七人帝聞之怒敕按問全寧
守臣阿從不法仍追所釋囚還獄 是月帝憶張珪

妖

河

妖

怪

生日賜上尊御衣 八月庚子帝還大都 是月伏
 羌縣山崩 閏月甲子浚會通河 癸酉敕諸司有
 受命不之官及避繁劇託故去職者奪其宣敕 九
 月癸巳以作佛事釋大辟囚七人流以下囚六人
 戊戌增海漕十萬石 癸卯御史臺臣言比者官以
 倖求罪以賂免乞凡內外官非勲舊有資望者不許
 驟陞諸犯贓罪已欵伏及當鞫而幸免者悉付元問
 官以竟其罪其貪污受刑奪職不叙者資緣近侍出
 入內庭覬倖名爵宜斥逐之帝皆納其言 冬十月
 乙卯中書省臣言白雲宗攝沈明仁強奪民田二萬

頃誑誘愚俗十萬人私賂近侍妄受名爵已奉旨追
 奪請汰其徒還所奪民田其諸不法事宜令覈問帝
 曰朕知沈明仁姦惡其嚴鞫之 戊午授皇太子玉
 冊 十一月庚子帝諭臺臣曰有國家者以民為本
 比聞百姓疾苦啣冤者眾其令監察御史廉訪司審
 察以聞 趙孟頫乞致仕南歸帝遣使賜衣幣促之
 還朝以疾辭不起 十二月壬戌命皇太子叅決國
 政帝語左右曰前代皆有太上皇之號今太子且長
 可居大位朕欲為太上皇與若等游觀西山以終天
 年羣臣皆稱善右司郎中月魯帖木兒曰臣聞昔所

謂太上皇若唐玄宗宋徽宗皆當禍亂不得已而爲之願陛下正大位保無疆之業前代虛名何足慕哉帝乃止 追封宋儒周敦頤爲道國公以虞集爲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帝對左右歎曰儒者皆用矣唯虞伯生未顯擢耳集尋以憂歸癸酉夜風雪甚寒帝謂侍臣曰朕與卿等居煖室宗戚昆弟遠戍邊陲曷勝其苦歲賜錢帛可不徧及邪勅上都冬夏設食于路以食饑者

七年春正月辛巳朔日食帝齋居損膳輟朝賀 辛

卯江浙行省丞相黑驢言白雲僧沈明仁擅度僧四

千八百餘人獲鈔四萬餘錠既已辭伏乃遣其徒沈

崇勝潛赴京師行賄求援請逮赴江浙并治其罪從

之 丁亥帝不豫辛丑帝崩年三十六在位十年癸

卯葬起輦谷帝天性恭儉通達儒術兼曉釋典不事

遊田不喜征伐不崇貨利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

待宗戚勲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賚大官進

膳必分賜貴近有司奏大辟每慘惻移時其孜孜爲

治一遵世祖成憲云 伯答沙罷 甲辰太后以其

倖臣鐵木迭兒爲右丞相 二月壬午以黑驢爲中

書平章政事 甲子鐵木迭兒請捕逮四川行省平

太諛

亂

枉

章趙世延赴京 中書參議乞失監坐鬻官刑部以
法當杖太后命笞之太子曰不可法者天下之公徇
私而輕重之非示天下以公也卒正其罪 丙寅以
趙世榮為中書平章政事 丁卯詔籍江南冒為白
雲僧者為民沈明仁以不法坐罪 丁丑鐵木迭兒
以李孟初不附已讒構于上奪其所受秦國公封爵
及前後制命仍仆其先墓碑 戊寅鐵木迭兒以前
中書平章蕭拜住及御史中丞朶兒只嘗攻其姦惡
必欲報之至是以太后旨召二人至徽政院與徽政
使失烈門御史大夫禿禿哈雜問之罪以違太后旨

亂

失刑

劉氏守節

朶兒只曰中丞之職恨不即斬汝以謝天下果違太
后旨汝豈有今日邪鐵木迭兒又引同時御史二人
證其罪朶兒只唾之曰汝等備員風憲為是狗彘事
邪坐者皆慙俯首鐵木迭兒即起入奏未幾傳旨執
二人載諸國門之外殺之並籍其家是日風沙晦冥
都人恟恟道路相視以目後欲奪朶兒只妻劉氏與
人劉剪髮毀容自誓乃免時鐵木迭兒自思報復讐
怨誅戮不已左丞張思明謂曰山陵甫畢新君未立
丞相恣行殺戮人皆謂陰有不臣之心萬一諸王駙
馬疑而不至奈何不可不熟慮也眾皆危之鐵木迭

窮兇極惡
何苦回護

通鑑卷一百四十一 元系
兒大悟曰非左丞相言幾誤吾事 徽政使失烈門
以太后命請更朝官太子曰此豈除官時邪且先帝
舊臣豈宜輕動俟予即位議于宗親元老賢者任之
邪者黜之可也司農卿完者不花言先帝以土田頒
賜諸臣者宜悉歸之官太子問曰所賜謂誰帝曰左
丞相阿散所得為多太子曰予常論卿等當以公心
輔弼卿於先朝嘗請海舶之稅以阿散奏而止今卿
所言乃復私憾耳非公議也豈輔弼之道邪遂出完
者不花為湖南宣慰使 三月庚寅太子即位於大
明殿詔赦天下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太后

阿散

亂

壬辰鐵木迭兒進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師敕
羣臣超授散官者朝會毋越班次 壬寅左遷前中
書平章政事李孟為集賢侍讀學士鐵木迭兒欲因
其不就陰中之孟拜命欣然帝謂鐵木迭兒子八爾
吉思曰爾輩謂孟不肯為是官今何如由是無敢言
者御史臺臣請降詔諭百司以肅臺綱帝曰卿等但
守職盡言善則朕當服行否亦不汝罪也 甲辰詔
中外毋沮議鐵木迭兒 敕能醫卜工匠任子其藝
精絕者擇用之 夏四月己未命平章政事王毅等
徵理在京諸倉庫錢穀虧耗者七十八萬石及諸路

亂

失刑
鼎

歲貢幣帛稍紕繆者俱責償所司程督嚴刻怨讟復作矣。庚申以拜住為中書平章政事拜住安童孫也。初襲為宿衛長帝在東宮聞其賢召之辭曰嫌疑之際君子所慎。我掌天子宿衛而私往來東宮。我固得罪。亦豈皇太子之福耶。卒不往。至是由太常禮儀院使擢拜中書平章。丙寅和世琜生子名妥懽帖木爾。戊辰帝如上都。有獻七寶帶者。因近臣以進。帝曰。朕登大位。不聞卿等進賢。而為人獻帶。是利誘朕也。其還之。五月庚辰殺上都留守賀伯顏鐵木迭兒。怨伯顏嘗發張弼之獄。乃奏其便服迎詔為不

敬殺之。籍其家。己丑中書省臣請禁擅奏除拜帝曰。然恐朕遺忘。或乘間奏請。濫賜名爵。汝等當復以聞。左丞相阿散罷出為嶺北行省平章政事。以拜住為左丞相。乃剌忽塔失海牙並中書平章政事。乙未羣臣上大行皇帝謚廟號仁宗。國語曰。普顏篤皇帝。戊戌有告黑驢禿禿哈及阿散失烈門等與故要束木妻亦烈失八共謀廢立事。拜住曰。此輩擅權亂政久矣。今猶不懲。謀危社稷。請鞠狀。帝曰。彼若以太皇太后為詞。柰何。命悉誅之。籍其家。辛丑以鐵木兒脫為中書平章政事。壬寅監察御史請

罷僧道工伶濫爵及建寺豢獸之費 丙午奪僧道
官敕 丁未以賀伯顏失烈門阿散家資田宅賜鐵
木迭兒等 六月丁巳以康里脫脫爲御史大夫
辛酉詔免僧人雜役 秋七月丙申乃剌忽罷 已
亥太陰犯昴 庚子以廉詢爲中書平章政事 八
月下四川平章政事趙世延獄初世延既解中丞出
爲四川平章鐵木迭兒猶以世延劾其姦誣怨之不
已仁宗崩即屬其黨誘世延從弟胥益兒哈呼誣告
之逮世延置對既遇赦猶鍛鍊成獄請置極典并究
省臺諸臣不允帝幸涼亭從容謂近侍曰頃鐵木迭

暴

何故下獄

兒必欲寘趙世延于死地朕素聞其忠良故每奏不
納左右咸稱萬歲 冬十月戊午帝還大都詔太常
院臣曰朕將以四時躬祀太室宜與羣臣集議其禮
此追遠報本之道毋以朕勞於對越而有所損其悉
遵典禮 庚申勅譯佛書 十一月丙子朔帝御齋
宮丁丑恭謝太廟備法駕服袞冕以行禮至仁宗室
輒欷歔流涕左右莫不感動自是始以明年正月四
時親享歲以爲常禮畢還宮鼓吹交作萬姓聳觀百
年廢典一旦復見至有感泣者 甲申敕翰林國史
院纂修仁宗實錄 丁酉詔各郡建帝師八思巴殿

奴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元紀
其制視孔子廟有加 帝以科舉之外恐有遺賢詔曰比歲設立科舉以取人材尚慮高尚之士晦跡丘園無從可致各處其有隱居行義才德高邁深明治道不求聞達者所在官司具姓名牒報本道廉訪司覆奏察聞以備錄用又屢詔求言於下使得進言於上雖指斥時政並無譴責徃徃采擇其言任用其人列諸庶位以圖治功其他著書立言裨益教化啓迪後人者亦斟酌錄用著爲常式云 十二月乙巳朔詔曰朕祇適貽謀獲承丕緒念付託之惟重顧繼述之敢忘爰以延祐七年十一月丙子被服袞冕恭謝

于太廟既大禮之告成宜普天之均慶屬茲踰歲用易紀元于以導天地之至和于以法春秋之謹始可以明年爲至治元年減天下租賦二分開燕南山東河治之禁聽民采取命官家屬流落邊遠者有司資給遣之其子女典鬻與人者聽還其家監察御史廉訪司歲舉可任守令者二人七品以上官有偉畫長策可以濟世安民者實封上之士有隱居行義明治體不求聞達者有司具狀以聞 乙卯翰林學士忽都魯兒譯進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帝曰修身治國無踰此書 河南饑帝問其故羣臣皆莫對帝曰良

通鑑卷一百四十一 元紀
由朕治道未洽卿等又不盡心乃職委任失人致陰
陽不和災害荐至自今宜各務勤恪以應天心毋使
吾民重困 丁卯鐵木迭兒拜住言比者詔內外直
言得失今上封事者或直進御前乞令臣等開視乃
入奏聞帝曰言事者當直至朕前可也如細民輒訴
訟者則禁之。 己巳以江南浙西道廉訪使薛處敬
為中書叅知政事 辛未拜住進鹵簿圖帝以唐制
用萬三千三百人耗財乃定大駕為三千二百人法
駕為二千五百人 癸酉帝聞賀伯顏母老憫之以
所籍京兆田還其家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一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趙善民

